

2022遇见·八一建军节特别策划



路过花海，一路花香。

仿佛从漫长的冰封季苏醒，高原的夏天来了。不愿作别的白雪与迟来的细雨在一起，让漫山的枝杈后知后觉般萌发了些许新绿。这是陆军驻藏某部二级上士徐达希在高原度过的第5个八一建军节。那年也是一个夏天，他和战友从四季怡人的西南城市移防到这片高原上。当年的冬天，徐达希的双手先是红肿，再是皴裂，然后便长了从未长过的冻疮。第二年休假，他从高原下山，到距离最近的西藏林芝转飞机返乡，在市中心的车站，看着上班的人群，他突然感到莫名的担忧：会不会离开繁华太久？

驻守远方，内心多少会有一种落差。故乡、老驻地、新驻地——摊开中国地图，3个坐标点正好可以连接成一个“三角”。有一段时间，每次盯着墙上的地图看，这个“铁三角”总让徐达希的心里不是滋味。治愈自己的内心，是军人的一种本领。低下头，走出宿舍门；再走出营地，走上训练场，站在执勤哨位上……徐达希知道，自己还是那个生龙活虎的兵。军人的使命和担当，让他义无反顾。驻守高原的第5个八一建军节，徐

距离与收获的“辩证观”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达希有了新感悟。在这个被雪山环绕的地方，一切都来得更迟缓一些，阳光、春风、夏雨，日出或日落亦然。战士们说：早已习惯了这种距离感，习惯了高原的“慢”。5年前，连队宿舍供上了暖气；4年前，营区里种活了第一棵树；3年前，旅里结束了喝苦水的历史；去年春节，官兵们在聚餐时第一次吃上了鲜活海产；今年初，暖气通到了每名战士的床前……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，从战士们的一张张笑脸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这些距离感

被时代的进步、上级的关爱一点点“追平”，留在官兵心中的是一番暖意、一份担当。距离感变短了，获得感变多了。驻守高原，也是这些变化，让官兵们体验着更具冲击力的人生体验。毕竟，那些在普通人心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在高原环境下都是奢侈。在这个氧气吃不饱的地方，每一棵绿植、每一盘鲜菜、每一口氧气，背后都有一群人的付出。“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？谁说对平凡的不算英雄？”背井离乡，坚守远方，站立的地方是祖国。即使远离主

战岗位，他们仍然有属于自己的坚守。今天是八一建军节，《中国边关》专版给坚守在边防一线的战友献上最诚挚的军礼。这一天，我们也要替每一位关心边防建设的热心读者向边防战友说一声：节日快乐！这一刻无论在哪儿坚守，你都是守护祖国母亲的英雄！

编辑手记

走上高原一线，走近那些平凡岗位坚守的人——

站立在聚光灯外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凯

阳光“氧站长”

要是想家想听秦腔了，随时来找“氧站长”

吃过晚饭，几名年轻战士推着平板车，载着四五只钢瓶，兴冲冲地来到制氧站。制氧站听上去是一个“站”，但起初只有一个兵。随着这个兵越当越老，他也就成了大家口中的“氧站长”。

有战士还因此闹出了笑话。做电话表时，制氧站一级上士史渭的姓名一栏中，赫然写着“杨史渭”。对此，史渭倒也豁达：“管他‘羊史渭’，还是‘牛史渭’，咱制的氧好用、管用，官兵们喜欢用就行。”制氧站位于营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无论早晚，来这里灌氧的官兵络绎不绝。灌氧间隙，陕西籍的战士们最爱缠着“氧站长”，请他吼一嗓子秦腔，“斩韩信、杨家将——嗓子就把我们‘拽’回了故乡。”

山上氧含量低，不光要吸氧，还要有意识地锻炼肺活量。“氧站长”口中，氧气和土豆、青菜、白面一样，初上高原我们的身体都需要，在高原要坚持吸氧，避免高原反应的发生。与此同时，也要积极适应高原环境，在保证良好身体机能的前提下精武强能，苦练战斗本领。

移防之初，官兵吸氧并不方便。当时，制氧站还在规划中，氧气要去友邻单位拉运，储量只能保证官兵在出现症状时，给予及时有效补充。

“历史上，曾有官兵因缺氧突发肺水肿、脑水肿，长眠在雪域高原。”听完史渭的汇报，党委会上旅领导一锤定音：“加快制氧站建设进度！保证官兵既吸得足‘治疗氧’，也吸得足‘保健氧’。”

制氧站很快建成，史渭站在门前，和战友们约法三章：“来灌氧，一不许抽烟，二不许玩手机，三要轻拿轻放氧气瓶。”为了这“约法三章”，史渭硬生生把攥了几十年的“老烟枪”给撂下了。他又说：“灌回去，每人每天至少吸

氧半小时，要把吸氧当成制度来落实！”时间一晃，过去了好几年，史渭渐渐成了很多战士口中的“氧站长”，心里的“老兵哥”，关于他的故事，战士们能说出很多细节——

逢年过节探亲家属多，需氧量比平时大，“氧站长”春节就没休过假，守着机器就把过年饺子吃了；

说是休假时带娃去趟上海迪士尼，愣是从小学答应到了初中都没兑现；

制氧站见不得电火花，手机要放在铁皮柜里，那次家里突发紧急情况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……

战士们说，班长为了制氧站付出了太多、舍弃了太多。那年迎春文艺晚会，有战士把“氧站长”的故事搬上了舞台，剧目的名字就叫作《坚守》。坐在台下看节目，“氧站长”努力“绷”着笑脸，但还是没忍住，泪水哗哗往下流：“这几年的工作没白干。”“氧站长”的工作“必须没白干！”

卫生连做了一次调查，自制氧站建成后，再无官兵罹患重症高原病，部队体能训练成绩节节提升，“每一个闪亮的军功章里，都有‘氧站长’的贡献。”

“听说了吗，旅里准备新建‘弥漫式制氧系统’。”灌氧间隙，有战士向“氧站长”透露了一则新闻。

“傻小子，那叫‘弥散式供氧’，以后咱们就不用推着小车，往制氧站跑了。”“氧站长”一边科普，一边憨憨地笑着说，“到时候回宿舍就算是进了氧舱，不用插鼻管就把氧气吃饱了。”

“那以后我们不来，不就没人陪你‘谩骂’了。”闻此，有战士悻悻地说。听罢，史渭把戒烟后已经变白的牙齿一亮：“你们要是想家想听秦腔了，随时来找‘氧站长’。”



图①：熊志权在炊事班操作间准备饭菜。图②：舒通维修净水管路设备。图③：李启来（上）与战友检修管路。图④：史渭维护制氧设备。

王超杰摄

放心“水队长”

“吃过苦水的苦，才更知甜水的甜”

和史渭常被战友们称作“氧站长”一样，供应保障队修理队长、中士舒通，也有一个独特的称呼——“水队长”。

要说这“水队长”舒通，他的工作自然与水密不可分。

营区建在一片盐碱滩上，以前用水只有一口深井。有人对水质做过检测，这水含有钙、镁、氟等元素，是不折不扣的“矿泉水”。

不好喝，这水也不好喝——人口苦、下肚胀，时间久了会消化不良；洗头洗脸不起沫，衣服晒干硬如甲冑，水管线路也因积垢需要常维护。有官兵因此吐槽：“咋上了高原，连用水都成头疼事了。”

为了让战友用上“放心水”，舒通想过不少法子：去附近的村镇引市政自来水管，计算后发现，管路太长压力不达标；为各营连加装净水设备，分散配置成本太高、净化速度也赶不上用水速度……

随后的一件事，更是让舒通感到“意难平”。

部队外出驻训，负责留守的“水队长”路遇一位军嫂。只见她一只手抱着军娃，另一只手还拎着2大瓶纯净水，从军营超市往家属公寓走，走几步就要放下水桶停下来擦擦汗、抖抖手……

“苦水苦，苦的是兵心。”经过深思熟虑，舒通将一份方案呈到旅领导案头，“购设备、改管路、建净水站”。

“电吸附”“反渗透”“微过滤”……哪种净水设备更符合高原需求？

为弄明白这个问题，干了五六年水电维修的舒通，买来专业书，硬着头皮

研究起来。

“咋？你这是要转行考研啦？”看到“水队长”的认真劲儿，身边的战友一开始没少调侃他；当了解到他“努力的方向”后，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。

净水站刚建成，“水队长”不小心装错了一个小零件，导致压力桶破裂，全旅因此停了2天水。他抓起电话挨个向各营连致歉，并做出保证：“下次绝不再发生类似情况。”

说出去的话，敲下去的钉。为兑现诺言，“水队长”把净水设备操作指南翻得卷了毛边。好几次设备出现故障，他抓起工具就住蓄水池里跳；一年冬至，他在-20℃的车库里一熬就是一个通宵。

因为长时间和净水试剂打交道，“水队长”的手上生了皮炎，发作起来奇痒无比。为了不污染水源，他坚持不外用药膏。

水聚无形，水流无声。大会小会上，“舒通”这两个字很少被人提及，但营区处处都传着“水队长”的美誉。炊事班说，水没异味了，蒸的米饭更香了；战士们说，水质软了，洗头膏都比以前“经用”了；军嫂们讲，如今也敢用自来水烧水泡茶了。

新兵们没吃过“苦水”，看到他们训练结束后拧开水龙头就往肚里灌，舒通连忙上前阻止：“高原上气温低，小伙子再渴也不能直接喝生水啊！”

“吃过苦水的苦，才更知甜水的甜。”一名退伍老兵回单位重访战友时，特意给舒通和战友们带来了一盒家乡茶：“都说好茶要用好水泡，咱的水，配得上这盒茶。”

制炊“熊白头”

“我的责任就是让战友们吃好”

和面、切块、揉团，起灶、烧水、上屉……距离起床号响还有一个半小时，一笼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就已出锅移入保温箱。

馒头白如雪，发丝色如霜。若不是看到二级上士熊志权衣领上的军衔，人们很难相信，眼前这名炊事班长——今年才30岁出头。

头发花白，熊志权常被战友称作“熊白头”。每每听到这个称呼，熊志权总是憨然一笑：“还不是为了大家吃得好，愁白了头。”

说起来有点阴差阳错。当初，因为训练中不慎受伤，熊志权被连主官安排在相对轻松的炊事员岗位。移防高原后，炊事班遇到的难题却一点也不比战斗班的少——气压小、沸点低，常常做出“夹生饭”；物流难、菜品少，一年到头餐桌上都是“老三样”。

为了调剂伙食，熊志权“愁白了头”的说法并非夸张。前些年供应鲜菜种类少，他就想办法在烹饪方式上变花样：

“醋熘白菜”“乾隆白菜”“白菜火腿”……仅在白菜一个品种上，他就琢磨出不下20种制作方法。

高原做饭是体力活。体制编制调整后，炊事班由“连办伙”改为“营办伙”。“过去七八个人做百十来人的饭，如今工作量一下翻了四五倍。”说着，熊志权喘着粗气，从储藏间扛出一包半人高的编织袋，“这百余斤的土豆，只是一顿午餐的量”。

“夏天还好些，冬天淘米洗菜，炊事班几乎每个人手上都长了冻疮。”熊志权给记者展示了他的手——手背开裂、指缝也有裂纹，创可贴成了“必需品”。

因为懂得，所以包容。一年春节聚餐，鼓风机出现故障，炊事班的饺子，全都煮露了馅。战士们二话没说，人人盛一碗“片儿汤”，“战友们吃的，是对彼此的理解和体谅”。

也有那么一次，熊志权破天荒地挨了营司务长批评：“你知道这一盘生蚝运到高原要费多大事？下次再糟践好东西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原来，随着高原部队后勤保障

能力提升，官兵餐桌多了不少“新鲜货品”。青岛的大虾、广东的螃蟹、张掖的芦笋……做惯了大锅菜的“熊白头”，还真拿捏不住这些“稀罕物”。那阵子，他天天站在灶台前反复试验，小本上记得密密麻麻。

“定时7分34秒，这个时间蒸鱼刚刚好。”那天，他将一屉子鱼小心翼翼摆进一片蒸汽氤氲中，并把烹饪工序精确到秒，因为清楚这些食材的来之不易。

“砰！”窗外远处，一发信号弹升空，顿时枪声大作。

“啪！”灶台跟前，熊志权将一团面重重甩在案板上。白练飞舞，银丝出锅，一份清嫩透亮的牛肉面做好了。

看着打靶回来的战友纷纷盛起热汤面，他心满意足地歪在一张小马扎上打起瞌睡——从凌晨5点钟起床，他已经忙碌了好久。

“我的责任就是让战友们吃好。”熊志权笑着说。

守夜“22424分队”

“大家不知道我，恰恰是我存在的意义”

“22424分队”，这是水电工、下士李启来，给自己所在岗位赋予的番号——“224”是全年的供暖天数；“24”是指在供暖期内，需要24小时守在机器前。

站在热泵前，体型瘦小的李启来更显单薄。

他的眼中，高原只有“冬夏”两季——漫长的冬季，他和战友黑白两班倒，为数万名官兵供应热水和暖气；短暂无夏，官兵轮流参加补训，为下一个冬季的到来做好准备。

兵龄稍长，又是党员，在还需烧煤供暖时，李启来主动扛下了添煤的话，只让另一名搭班的战友负责维护管路工作。

后来，煤炉变成燃气炉，燃气炉又变成地热源锅炉，供暖的工作量轻了不少，“22424分队”也从8个人缩减到了4个人。为此，李启来主动承包供暖期内夜班。长时间的黑白颠倒，让他沧桑的脸上长出许多“不合时宜”的青春痘。

漫漫长夜带来的“烦恼”不止于此。李启来说，这些年，他不止一次地叩问心灵：“当兵来干啥？难道就是守在锅炉房里数星星？”

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让李启来读懂了自己岗位的意义。那是一个冬夜，暖气线路的一处主管道被冻裂，警报声响起，李启来披起大衣就去抢修。2个小时后，供暖恢复，李启来的双手被冻成了“胡萝卜”。

第2天，李启来和战友聊起这事，大家都表示“不知道咋晚停了暖”。“大家不知道我，恰恰是我存在的意义。”李启来说。

在只有机器运转轰鸣声相伴的夜晚，李启来养成了看书的习惯。这个只有大专学历战士的内务柜里，摆放着《机电原理》《中国通史》《时间简史》好多种书籍。

最近，李启来在“啃”一本关于电商经济的书，“过两年退伍回家，打算做点儿小生意……还可以开个‘二手书店’，漫漫长夜带来的‘烦恼’不止于此。李启来说，这些年，他不止一次地叩问心灵：“当兵来干啥？难道就是守在锅炉房里数星星？”

的选择”。早在3年前，李启来就在心里盘算过退伍的事。可退伍季到了，他却舍不得走。旅军需营房科科长也舍不得这个老实巴实的小伙子，就说“供暖的活没人接，你再顶2年。”

李启来自言自语：“也许我打心眼儿里还是不想走吧。”

2年“顶”下来，李启来知道这一次真的是“归期已近”。前些天，他在一款手机软件上迷上了一台车，“越野车，还是四驱的！”

“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就从这座锅炉房出发，驾着那辆越野车，一路往东北方向开，先到拉萨、西宁，再到太原、北京……”

夜色中，李启来用手在空中比画着，“一路看看风景，看看人群，到首都看看天安门广场，看看我用青春守护的地方”。他一边说，眼里好像有星星在闪亮。